

士兵突击

完全版

兰晓龙 著

赠

未公开《士兵突击》
珍贵删节内容光盘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士兵突击 完全版

兰晓龙 著

I235.2

L037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士兵突击完全版 / 兰晓龙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8. 6

ISBN 978-7-80225-489-3

I. 士… II. 兰… III. 电视文学剧本—中国 IV. I2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67776号

士兵突击完全版

兰晓龙 著

责任编辑: 许 彬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聂竞竹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6.5

字 数: 480

版 次: 2008年6月第一版 2008年7月第二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489-3

定 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第一集

1. 海滩 外 / 凌晨

[无线电静噪噼噼啪啪地在画外响动，偶尔传来两句冰冷的外语交谈声。]

[夜视仪里的绿色视野：绿色的海滩、绿色的海水、绿色的丛林和绿色的凌晨，几个人影正在滩头的重武器阵地后巡逻。]

[夜视仪断去了电源，回复到凌晨前的那片黑暗。操纵仪器的那名士兵回到礁盘后隐藏着的一艘冲锋舟上，我们也许只能看到上边三个影影绰绰全副武装的人影。]

以下这段交流完全是日语的：

士兵甲：长官，何时攻击？

军官：我们等待。

士兵乙：天很快就要亮了。

军官：A4区的中国人，A6区的美国人，他们会失去耐心，我们在他们之后行动。樱花与剑固然无畏，但我们已是2001年的武士。

[话音刚落，震耳欲聋的引擎声响起，在这个寂静的凌晨中显得格外突兀。]

军官：朝仓君?!

士兵乙：(手忙脚乱地查着GPS)方位34……A4区！是中国人！

[已经不用再查了，一艘冲锋舟已明目张胆地出现在他们的视野里，向滩头冲去，滩头上的士兵正向他们的重武器阵地跑去——那艘船只会成为他们的靶子。]

军官：他们疯了，他们也死了。我们跟在后边！

士兵甲：长官？

军官：我们终于等到了一块人肉盾牌。

2. 海滩 外 / 凌晨

[那艘日本船从礁盘后驶了出来，紧随在那艘中国船之后。]

[中国船触响的第一个水雷似乎是滩头阵地开火的号令，顿时低沉的重机枪声炸开，曳光弹道呼啸着从海面上划过，那艘运气很坏的中国船也终于在连触三个水雷后，在溅起

的水柱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日本船在身后的爆炸中冲上滩头，几个人影从船上翻入沙地，一个眩光弹在重机枪阵地上炸开，另一名士兵翻进工事后打扫了射击位置上的敌军，刚站起身，一排机枪弹在他胸口上炸开。

[那名军官涂成了绿色的面孔愕然转过，身后丛林里露出一个伪装良好的地堡，射击孔黑洞洞的一个枪口正向他转过。

[于是这第一批冲上滩头的士兵在这阵扫射中纷纷倒下。

[枪口仍在缓缓转动着，从余波未尽的海面上扫过，刚转出射界之外的海面上忽然水花四溅，一个水怪般的人影腾身而出，将一发榴弹准确地射进射击孔，爆炸声中那个阴险的枪口终于歪了下来。

[那个人又给突击步枪下的挂式榴弹发射器装上一发弹药，那是许三多。

[袁朗、成才和吴哲从他身边冒了出来，看起来他们在水下已经构成了一条最适于射击的散兵线。成才举起狙击步枪，看不清他的瞄准动作，枪弹已经穿透了防水的密封膜，一个潜伏的狙击手从树上摔了下来。

[所有的人都是被迷彩涂得连种族肤色都看不清楚，而这时袁朗终于喊出第一句表露身份的话，那是一句中文。

袁朗：跑！跑！跑！

[于是四个水淋淋的人冲上了滩头，没有太多花哨的动作，子弹是躲不过的，四个人在奔跑中射击，只是凭着一种惊人的默契扫光自己射界里的敌人，同时也将自己的命交给了另外三个人。

[许三多用可塑炸药将隐藏的地堡出入口炸开。

[狙击在成才手上如同杂技，打了两个瞄都没瞄的概约射击，又有两名追兵倒下。

[四个人跳进地道。

[几个追兵摸出手雷逼了上去，一枚手雷倒先从出口里飞出来，是杀伤力最大的空炸，追兵纷纷倒地。

[袁朗冷笑着将出口关上。

3. 地道 内/晨

[几个跳入地道的中国士兵已经将长枪收了起来，掏出更适于这种狭窄地域的短火器。地道里的防御者已经逼了过来，几个人从拐角处跃入敌群中，都是些中国武术中赤手置人于死地的招数，低沉的呼吸和压抑的惨呼声中幢幢的人影一个个倒了下来。

[许三多扫倒最后一个防御者，吴哲抢上去加上狠狠一记手刀，成才已经抢进了地堡。

4. 地堡 内/晨

[这就是在滩头上许三多射中的地堡，一个幸存者正将重机枪调转向入口。

[成才和身滚了过去，一脚将枪口踢得拧转了方向，另一脚踢在那人的腹部，却整个儿

被人扔了出来摔在墙上。

[后冲进来的三名中国士兵惊讶地看着那个幸存者从机枪后站了起来，对中国人来说，那根本是个巨人，微微冷笑着，掏出一把样子可怖的丛林砍刀挥舞了两下——他一个人就几乎占满了整个地堡。

[许三多手上晃出一把短刀，跟对手相比那简直是把水果刀，于是对手笑得更加开心，砍刀又挥出几个花，然后在砰的一声枪响中瞠目结舌地倒下。

[许三多将冒着烟的短刀插回了刀鞘，这种能射击三发手枪弹的短刀是中国士兵的特殊装备。

[许三多将机枪扶起调整射界，成才给狙击步枪补充着弹药。袁朗和吴哲在防水地图上查找着方位。

[似乎正是喘口气的时候，一枚手雷从射击孔外扔了进来，地堡外躲着的那个袭击者起身要跑，成才的狙步虽没弹，却从射击孔中探出枪托将人勾倒在地上。

[许三多将接在手上的手雷扔了出去。

[那个袭击者和手雷一起滚下，轰的一声，爆炸的烟幕遮盖了一切。

[地堡里冲击进的烟雾终于散去，许三多仍在重机枪后警戒，成才已经上好弹在瞄准镜里搜索着目标。

[袁朗和吴哲浑若无事地在地图上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袁朗：给个讯儿吧？

[吴哲用跳频电台发出讯息。

吴哲（英语）……鹰巢，鹰巢，红鹰就位，方位 B4——（回头对许三多做鬼脸）A 任务抢滩登陆，NO.1！

[许三多无声地笑了笑。

5. 地堡 内/晨

[远远的枪炮声使这里的寂静有些让人不安。

[许三多仍在枪眼里监视着外围，一只手轻触，他头也不回地接过成才递过来的压缩口粮。

[成才轻轻拍拍他的肩，眼里掠过一丝复杂莫名的感情。

[许三多咀嚼着，眼神掠过清晨雾气苍茫的原始丛林。

6. 丛林 外/晨

[从许三多的视野里扩展拉升，这片异国情调的濒海丛林占满了整个画面。

许三多（OS）二〇〇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晴，南风二级。

[广阔的视野里，潮起潮落的海滩，无边无际的丛林，枪声和爆炸，有时一条火龙从丛林间蹿了出来，那是火焰喷射器的闪光。

许三多（OS）这是我们来到爱沙尼亚的第二天，文卡尔海湾的原始丛林比队长形容的远为险

恶，敌军的设防也不像情报中看到的那样只是一个数据。

[忽然转成近距离拍摄的画面，一队不知国籍的士兵正在枪弹攒射中倒下，

[几名守军将高平两用的速射火炮打平对准海面扫射，

[一条橡皮舟在扫射中已经完全肢解，

[几个士兵在周围几十个黑洞洞的枪口前终于颓然缴械，

[微声射击下倒地的人影，

[短刀突刺下倒地的人影，

[丛林里奔突射击的人影，

[被从隐藏处搜出连踢带打押走的士兵，

[超低空掠过的直升机对准丛林中扫射。

7. 丛林 外/日

[那架直升机悬停在丛林上空，旋翼掠过之处落叶飞舞。

[旋翼下那几名被俘的军人手被反绑在颈后，押了过来。

[直升机上的扩音器呜呜地在半空中聒噪，发话的是爱沙尼亚方的阵地指挥官托扬。

托 扬（英语）……爱尔纳突击，军人王国的奥林匹克。

爱尔纳突击，顶峰的军人，攀登着顶峰的目标。

绝对没有观众，没人能看你们四天三夜八十七个小时，你们这八十七个小时要通过世界上最险恶的丛林，同时完成侦察阵地、地图测绘、营救入质、狙击目标、火力突击等二十一个任务……

[机翼下的一名俘虏终于无法忍受，大喝一声，踢翻了看守的士兵就跑，被一枪托砸得趴下，几个士兵过去，用枪托和靴尖毆击。

托 扬（英语）……绝对没有转播，世界并不知道这里在发生什么，能跟着你们跑过这段路程的摄影师还没有出生。绝对没有仁慈，因为我们的竞赛允许真正意义上的死亡，因为我们代表敌人，指望敌人仁慈的军人不如后悔自己的出生……

[那名俘虏被几名士兵拖起，草叶翻飞中许三多和成才跃出，将士兵制服，成才扛起其中一人就跑。

俘 虏（英语）帮帮我！

[许三多站住了，俘虏对他晃动着手上的绳索。

成 才（对许三多）这不是我们的任务。

俘 虏：帮帮我！（生硬的中文）……中国人民解放军。

[那两名年轻的士兵都笑了，许三多手上的刀挑断了绳索，那名俘虏抢了枝枪便没入丛林。

成 才：他去干什么？

许三多：救他的战友，我们受的都是一样的训练。

[成才看了他一眼，眼里忽然有些愧色。

许三多：你说过你不会再提那件事情。

成才：我说过。

[两人拖着抓来的舌头没入丛林。

[托扬在望远镜里看见了那名晕在地上的己方士兵。

8. 丛林 外/日

[吴哲看着那架直升机嚷嚷着飞远，随口将扩音器里的英文口译。

吴哲：……参加比赛的是来自十三个国家的三十一个作战分队，我们相信你们是世界上最好的军人，可已经有五支分队被我们在滩头上歼灭。

发射你们携带的绿色信号弹吧，放弃比赛或者遇上生命危险都可以发射信号弹，当那颗绿色的星星升起，我们会成为你们的朋友，而不是置你于死地的敌人。

[袁朗随手忙着手上的事情，看起来像是在做饭，笑骂。

袁朗：拙劣的心理战！

吴哲：（笑）谁说不是呢？（看着袁朗手上垂涎欲滴）队长做的口味越来越好了。

袁朗：人这嘴是越吃越挑的……

[伸手将枪对准了丛林，许三多、成才拖着俘虏从他的枪口下钻了出来。

袁朗（苦笑）你们这会就把舌头抓回来了，咱们不是还得管他一顿饭吗？

[那自然是玩笑，吴哲已经扯下舌头眼上的布条，开始审问。

吴哲（英文）你的部队番号……

舌头（俄语）你们是哪支部队？中国？日本？韩国？

袁朗（俄语）喂，俘虏，应该是我们向你发问。

舌头（俄语）那没有什么关系，反正最后都会被抓住的。

袁朗（俄语）中国有句话，叫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向吴哲）没蒙错吧？

[吴哲笑着伸伸大拇指。

舌头（俄语）原来是中国人。你们一直都不错，可最后也会被抓住的。

袁朗（无心跟他纠缠）吴哲，问他驻防兵力和火力配置。

吴哲（俄语）你们的军队驻防，火力配置？

舌头（笑）我不会告诉你们。

袁朗（吓唬他）这种比赛允许真正意义上的死亡，你们自己说的。

舌头：那是指被流弹打中和因条件恶劣导致的死亡，你们不能对我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刑讯。

[忽然看着袁朗身后愣住，袁朗回头，笑了。

[那是袁朗方才捣咕的那顿饭，两条刚扒了一半皮的眼镜蛇，一条还在微微地搐动。

袁朗：大老远把人折腾过来，咱得请人吃饭。

[吴哲将舌头制得动弹不得，成才切下段蛇笑着凑过来。舌头恐怖地挣扎。

舌头：我不是参赛队！不用吃你们的东西！

袁朗：很好吃的！个人感觉比你们的酸面包好吃。

舌头：你们这帮疯子！

成才（咬了一口咀嚼着）你要仔细地嚼，就会觉得一股鲜美的甜味。

舌头：我们有两个加强的丛林战斗营，六百名自愿征募的地方武装人员，四十多辆装甲战车和—个直升机中队！

[四个人互相看了一眼，舌头终于从吴哲手底下挣扎出来。

舌头：你们根本过不去的！我们任何人都比你们熟悉这片丛林！

袁朗（反而笑了，看成才）嘴巴擦—擦！吓唬人也不用搞得这么恶心！

[成才擦去嘴角的蛇血。

9. 丛林 外/日

[直升机投射的阴影从林端扫过。

[几名中国特种兵的人影在林间穿行，看起来几乎是与飞机在比赛速度。

10. 丛林 外/日

[直升机旋翼在左近震响，托扬和几名装备精良的伞兵掩护着搜索过来。

[上尉乌里扬诺夫听见响动向—棵老树射击，手下也配合得甚好，催泪弹、眩光弹—并儿砸了过去。

[那位舌头终于被从树后拖了出来，眼泪鼻涕横流，伞兵摘掉了他嘴里堵着的木塞。

舌头：……我瞎了！我看不见了！

托扬：是什么人？

舌头：中国！中国！

[托扬狠狠将脚下的那张蛇皮踢开。

托扬：中国队的滩头防区？

乌里扬诺夫：中校，是B4区。

托扬：就是那个连警报都没来得及发出的防区？

乌里扬诺夫：我军被击毙了二十—人。

托扬：B任务是什么？

乌里扬诺夫（查阅着电子地图）B任务是突破封锁线，在限定时间内赶往D7区，C任务是狙击D7防区的内河炮艇。中校，B任务和C任务是连在一起的，未按时赶到D7区，河上的炮艇自动离开，该任务做弃权处理。

托扬（沉吟）登机，我们去封锁线。

乌里扬诺夫（愣了—下）尊贵的中校，我有必要提醒您，有四支潜伏的部队至今尚未登陆。

托扬（头也不回地走开）这样犹豫不决的部队登陆也必被歼灭。

乌里扬诺夫：中校同志，我们隶属战地指挥部，不应该太直接地参与行动！

[托扬—把把乌里扬诺夫抡得摔到了树上，揪起了他的衣襟。

托扬：乌里扬诺夫同志，请告诉我您的国籍！

乌里扬诺夫：……我是一个爱沙尼亚人。

托扬：我的祖父在基辅战死，我的父亲死于阿富汗，现在我终于可以为光荣的爱沙尼亚而战。

乌里扬诺夫，现在我们有三十一个敌人，这些敌人要突破我们的防线，而防线后方就是我们的祖国。

乌里扬诺夫：可是……

托 扬：不是三十一支参赛队，是三十二支！乌里扬诺夫，我们也是光荣的军人，是曾经征战欧亚的精锐部队！我们也是参赛队！我们要的不是奖杯，是这场比赛中不能有第一名！是要这三十一支参赛队的弃权！因为他们的胜利标志着突破了我们的防线进入爱沙尼亚！你懂得军人的骄傲吗，乌里扬诺夫？

乌里扬诺夫：……当然懂的，可是……

[托扬使劲拍打着乌里扬诺夫的脸颊，你说不清那是亲昵还是揍人。]

托 扬：这等于战争，乌里扬诺夫！

乌里扬诺夫：我想我明白您的意思了，中校。

托 扬：第一是我们的，同志！

[托扬搂着他狠狠亲了一大口，头也不回地走开。]

[乌里扬诺夫揉着又痛又沾了唾沫的脸，挥手让手下跟上。]

11. 山谷 外/暮

[瞄准镜里的视野：山谷里一辆轮式装甲车慢慢驶过，对面的观测镜泛着微光——那里的半山腰上有一处哨所。]

[许三多又看了一眼，合上镜盖，因为镜面的反光容易被人发现。]

[三位队友都在休息，一根细绳从许三多的脚踝上牵引到那三人的脚踝上，这样一旦有什么变故小憩的三人会立刻醒来。]

[许三多有点开小差，他从那三张脸上一张张看了过去。]

许三多 (OS) B 任务：突破封锁线，狙击 D7 目标。我们在封锁线外等待黑夜。

队长说，爱尔纳号称死亡角逐，而突破封锁线之后我们才进入真正的死亡区。

[队长袁朗睡得四仰八叉惬意之极。]

许三多 (OS) 他是笑着说的，我从没见过比他更爱开玩笑的少校，他也是我见过最优秀的军人之一，用特种兵老说的话，NO.1，第一名。

[吴哲睡觉时手仍握在枪柄之上，一张脸清秀得不似军人。]

许三多 (OS) 吴哲也是个 NO.1，硕士生，特长：语言、电子技术、地图作业，这两年军队多了很多他这种人，可我不知道硕士生代表什么，因为我的高中课程都是靠自学完成的。

[成才睡得极为警醒，许三多的目光都叫他醒转，锐利的眼神扫了一眼，当看清是许三多时又合上了眼睛。]

许三多 (OS) 成才醒着时一起玩笑，睡着时仍心事重重，我知道他还没有忘记那件事情。

他是我们中间最特殊的一个，在我们那个横跨三省两直辖市的军区里，他是当之无愧的枪王，可他却不属于特种兵。他在被特种兵淘汰后，又凭着自己的苦干选入前往爱沙尼亚的行列，这让队长也对他刮目相看。

[睡得最沉的袁朗反而最先醒来，他无声地示意许三多去睡觉，自己捂着瞄准镜，从手

指缝隙里打量着敌军阵地。

[暮色渐下，敌阵上反而有了更多的守军。

[许三多解开脚上的细绳，在成才身边坐下，再系上脚上的细绳。

许三多 (OS) 至于我，我叫许三多，隶属特种兵作战大队，我和成才都是二级士官，我们是老乡、战友、哥们。我好象没有什么特长，是四个人中间与 NO.1 最没什么相干的人。今天是我当兵的五年八个月零七天，我在等待黑夜，好跟我的战友们一起发动一次夜袭。

[许三多睡着，那张脸年轻又饱经风霜。

[夜幕降临。

12. 山谷 外/夜

[黑夜中电筒的光芒频闪着，这是各路守军在传递信号。

[许三多从路边闪出，将路边巡逻的敌兵制住，吴哲接住那个将要落下的电筒，继续发出三长两短的平安信号。

[袁朗的机枪和成才的狙步监视着山道，许三多和吴哲潜近展开近身搏击。

[装甲车驶近，山道上空无一人。

[装甲车驶开，许三多将又一名敌兵拖入草丛。

13. 阵地 外/夜

[几个人跃入壕沟，袁朗和吴哲用夜视仪窥探着山谷的那一边。

[从未见过的山谷那边，黑黝黝的丛林似乎看不出什么区别。

袁朗：吴哲，意见？

吴哲：正前方，古老的落叶乔木林，似乎遭过火灾，这种半炭化的原始森林是最难走的，毒蛇猛兽什么都有。我建议走三点钟方向，到 D7 区虽然绕了点，可那是新植的松林，好走，限定时间内可以赶到。

袁朗：对表。

[几只夜光表凑在一起，将时间标定为零。

袁朗：限时九十七分，别乐，我知道你们跑这个成绩跟玩似的，可那是国内，这块的地形我们连边都没摸着。记住，超时做弃权处理……

[袁朗半举的手正要往下一挥，一架直升机忽然从山梁中升起，震耳欲聋的旋翼声中，探照灯的光束罩住了整个山头。

[几个人伏低，四面八方的探照灯光在壕沟间扫射，山梁上影影绰绰的人影正将这里包围，示威性的对空射击划破了夜空。

托扬 (扩音器里的英语) 我知道你们是谁。放下武器，你们已经被包围……

[一辆装甲车从袁朗他们的正前方爬了出来，引擎声淹没了一切，履带就要碾上壕沟。

[几个兵紧张地看着袁朗，袁朗忽然笑了，摇了摇头。

[一切已不用多说了，成才抬手射倒了装甲车上的机枪手，炮塔开始轰鸣，四面八方的

守军向这里包围。

[成才的技艺已经发挥到了极限，那是血肉与钢铁之间的对抗，他打灭了车上的探照灯，打碎了车前灯，打裂了潜望镜，甚至打坏了车上遥控机枪的供弹装置，打得车上的士兵不敢露头，但那辆车渐渐逼了过来。

[袁朗三人对付着来自后方的士兵，爱尔纳是一场耗时良久的苦战，他们用的也是节省弹药的单发射击，人影倒下却又有新的出现，看起来似是无穷无尽。

[直升机上的机枪开始轰鸣，居高临下的火力压得几个人再也抬不起头。

[成才看一眼被压在地上的三个战友，摸出手雷向那辆装甲车冲了过去，他很清楚这被堵死的前进之路已成为四个人唯一的退路。

[他被人勾倒了，一个人抢在他前面扑入了装甲车之下的履带之间。

[车上的后舱门是敞开的，正准备下车冲击的士兵第一个看见的是仰卧在地上用突击步枪单臂瞄准的许三多，许三多射击，车门前的士兵倒下，更多的士兵扑在他身上，但许三多另一只手上的手雷也扔进了车里，那是模拟弹，浓烈的白烟顿时将周围笼罩。

许三多：快走！快走！

[成才掉头就往烟幕里冲，被袁朗狠狠踢了一脚。成才看着袁朗的眼神里已写着放弃，差点没哭了出来。

成才：许三多，你等着我！

[三个人冲过瘫痪的装甲车，没入黑暗之中。

14. 山梁 外/夜

[夜视镜里，那三个人的速度快得出奇，转眼已没入重重叠叠的山林之中。

[被身后的追兵所迫，他们有些偏离方向，进入了吴哲先前所指的原始丛林。

15. 阵地 外/夜

[许三多现在几乎是跟一个人团打架，打倒一个，立刻补上来两个。没有一个人开枪，看来他们打算活捉了这个俘虏。

[许三多终于碰上了一个敌手，那是乌里扬诺夫，敏捷得不似出自他胖大的身躯。许三多连连挨揍连连后退，周围的士兵也都退开了，嘻嘻哈哈等着这名中国人成为长官的手下败将。

[乌里扬诺夫忽然噼噼啪啪地连挨了好几下，轰然倒地。许三多头也没回，向身后的陡坡滚了下去。

[都是些训练有素的士兵，没等号令，一队士兵已经追了出去。

[托扬终于出现，乌里扬诺夫也揉着痛处爬了起来。

乌里扬诺夫：这该死的……

托扬：他在让你，你只是他逃走的跳板。

乌里扬诺夫：不可能。这山坡是足以让山羊也摔断腿的，他是被我打下去的。

托 扬（苦笑）看来你是第一次领教中国兵的徒手搏击。我想他现在已经逃进森林了，如果幸运的话，也许明天他会成为我的俘虏吧。

乌里扬诺夫：天明前我把他带到您的跟前。

托 扬：您尽可以去试试。反正中国人已经被我们逼进 D5 区了，往下他们能不被淘汰就不错了。

乌里扬诺夫：您确信吗？

托 扬：从 D5 区到 D7 区完全是原始丛林，上次您做阵地勘探用了多长时间？

乌里扬诺夫：六小时三十七分。

托 扬：限时九十七分钟，九十七分钟穿过这片丛林？乌里扬诺夫，我想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

（笑）现在让我们对付别的强者吧。

[托扬笑嘻嘻地走开。]

16. 原始丛林 外/夜

[袁朗挥刀砍开缠住自己的一条莽藤，顺手将一条毒蛇远远扔开。]

[那两个人的情况比他好不到哪里去，每一步都得付出代价。这片原始丛林如果说比别处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更为阴森可怖，树与树之间没有丁点空隙，而且林地上几尺厚的腐叶、半炭化的死树根本让人迈不开步子。]

[吴哲终于看见树与树之间有偌大的一块空地，也终于能看见林上的天穹，不由得一声欢叫。]

吴 哲：可算是看见星星啦！

[他挣开缠得自己心烦意乱的一处荆棘，往那块空地便跃了上去。袁朗一声小心还没喊得出来，吴哲已经直陷到胸际。]

[那根本是为落叶覆盖的一块沼泽。]

[袁朗顺手砍了一根树枝扔给吴哲，吴哲横担在沼泽上保持浮力，成才解下背负的长索。]

17. 原始丛林 外/夜

[来自空中的光束从林间扫过。远处俄语的喊叫，人影幢幢。]

[许三多在断树与断树之上跳跃着前进，这种方式使他的速度快上了许多。]

[喀的一声轻响，许三多的整只左脚都陷进一株腐烂了的死树中间，这份失衡顿时让他往前栽倒，仍陷在死树中的脚被拗成一个难以置信的角度。]

[许三多痛得在地上打滚，狠狠捶打着自己的大腿，他又将头在树上狠撞了两下，终于是没有喊出声来。]

[许三多难以理解地看着自己那只扭歪了一百二十度以上的脚掌。]

[追兵的声音越来越近了。]

18. 原始丛林 外/夜

[费尽了力气，吴哲终于被从沼泽里一点一点拔出来。]

[袁朗放下手上的绳索，第一个动作就是看手上的表，电子数字显示着43。]

袁朗：时间过了近一半，路程走了不到四分之一。

吴哲：队长，是我误事，我明知道这种地形容易产生沼泽的。

袁朗（沉着脸）你见过沼泽吗？换了我也会踩上去。

成才：队长，许三多还没有赶上来。

袁朗：我们在这里等他好吗？！（有些后悔）对不起，我们能到这里，是他用自己的机会换来的……

[成才有些发哽，默默地踏入荆棘丛中。袁朗和吴哲跟上。]

[前边的路还很长，几个人甚至不再浪费力气去砍那些没完没了的树藤荆棘，而是从那根本无路之处硬挣出一条通路。]

[多层混纺的合成材料战斗服竟然被扯出一道道裂口，几人的手脸鲜血淋漓。]

19. 原始丛林 外/夜

[夜视镜的视野在参天的老树之间晃动，四下里阴森得如同鬼域。]

[领头的爱沙尼亚士兵忽然站住了，他听见一种低沉而不祥的嗡嗡声。]

乌里扬诺夫：前进！前进！

[士兵反而后退。]

士兵：毒蜂！这里有毒蜂！

[那股可怖的嗡嗡声越压越近，乌里扬诺夫身边的士兵已经很想掉头狂奔。]

[乌里扬诺夫下意识地掏出手枪。]

士兵：上尉，两只这样的蜂就蜇死了一头牛！中国人他过不去的！

[乌里扬诺夫犹豫半晌，终于挥了挥手。众人如蒙大赦般逃开。]

20. 原始丛林 外/夜

[丛林下厚厚的落叶层开始蠕动，躲藏其下的许三多爬了出来，他用军装蒙住了自己的头脸，小心翼翼地离开这片无人禁区。]

[一只蜂对他背上狠狠蜇了下去，竟然将穿透具有部分防弹功能的战斗服。许三多翻身将这只蜂压死，另一只蜂蜇中了他的肩膀。]

[许三多狠狠抽搐了一下，掀下那支形状可怖的毒蜂摔在地上，迅速逃离这片要人命的地域。]

21. 原始丛林 外/夜

[一行脚印延伸往丛林深处，这是一只脚走出来的脚印。]

[许三多恍惚的视野：周围的丛林似乎在旋转，而作为定位的那棵大树忽远忽近。

[许三多走到那棵大树之下，意志力也似乎到达了极限，他摔倒在大树之下。

22. 原始丛林 外/夜

[成才舔了舔从额际直流到嘴角的血水与汗水，用刀狠狠在树上砍出箭头。

[中国士兵终于走出了那片可能几百年没有人去过的原始丛林，一身帅气的军装已经被撕扯得如叫花子相似。

[袁朗用绳子将血迹斑斑的裤腿绑扎起来，他看了看表：85。

[袁朗无声地挥了挥手。

[成才向来处看了最后一眼，加入了下一场亡命的狂奔。

[中国人在异国的丛林里继续推进。

23. 原始丛林 外/夜

[许三多嘴里咬着一根粗大的树棍，在他的视野里连自己那只伤得不成话的脚都看不清楚。

[许三多狠狠想让自己的脚复位，可剧痛让人脱力，一使劲他痛得连紧咬的树棍也掉了下来。

[许三多将树棍嚼回嘴里，他用枪托对准了自己的伤脚，犹豫一下，闭上了眼睛。

[许三多狠狠对着自己的脚砸了下去，骨与骨之间一声清脆的响声，脚终于复位，许三多也痛得晕了过去。

[那根茶盅粗的树棍滚在地上，已经快被咬断。

24. 河边 外/夜

[袁朗三人在莽林与河流之间狂奔，远远处已经能听见炮艇的引擎声。

[袁朗在奔跑中打开机枪的保险，上弹，吴哲和成才上弹，完成着瞄准镜的调整。

[表上标定着97.2，但士兵们已经无暇再去看它了。

[拐弯处已经能看见那艘正在加速驶走的炮艇。

[成才跪姿，从瞄准镜里找到了炮艇上装载的几个人像靶，他开枪，弹洞准确地洞穿了人像靶的额头。他继续开枪。

[袁朗的机枪开始轰鸣，他是追赶着那艘炮艇行进射击，弹壳迸飞。

[吴哲跪在地上用三发点射收拾着目标。

[炮艇终于驶出了他们的射程之外。

袁朗：成才，成绩?!

[成才虚脱得扔了枪，整个人都伏在地上。

成才（喘着气）全部……全部命中……

[吴哲扔了枪，精疲力竭地在地上翻了个身。

[袁朗脸上终于露出一些松弛的神情。]

25. 河边 外/夜

[吴哲正在接收来自战地指挥部的讯息，即时进行着口译，在这种时候他是不带语气的。]

吴哲：……B任务，从封锁线前往D7区，限时九十七分，费时九十七分十二秒，倒扣十二分；C任务，狙击河上目标，全部命中，但因为B任务未按时完成，作零分处理。

[成才转过身，咬紧了牙关默默地哭泣。]

袁朗（似是漠然）就是说我们一下丢掉了六十八分？

[吴哲收拾着电台，点了点头，一颗泪水掉在电台上。]

袁朗：我们现在排名多少？

吴哲：……我想是倒数第一。

[成才再忍不住了，坐在地上狠狠地拭去眼泪。]

[吴哲愤然将刚收拾好的电台又打开，他想要发报。]

袁朗：你想干什么？

吴哲：我要跟指挥部联系！我请他们沿我们的路线走一趟，九十七分十二秒，这根本就是个奇迹！

袁朗：你的语言特长是用来跟指挥部扯皮的吗？

吴哲：我们千辛万苦就为了得到这个结果？许三多都丢了！

袁朗：这不全是比赛，吴哲，这是磨炼，分数算什么？我要看到我的士兵配得上我的部队！

[吴哲犹豫了很久，终于将电台关上。]

袁朗：出发。

[吴哲和成才讶然看着他走向来路。]

袁朗（笑了笑）我得去把许三多这小混蛋找回来，他是我的兵。我想现在第一跟咱们无缘了，可我们到达终点的时候得是四个人。

[成才忽然可劲点了点头。]

26. 阵地 外/晨

[乌里扬诺夫拿着一张电讯纸从营帐里出来，托扬正在炮队镜里观测阵地。]

乌里扬诺夫：中校同志，至今为止的比分排名，海豹第一，俄罗斯特种近卫第二，英国皇家空勤第三。

托扬：中国人呢？

乌里扬诺夫：倒数第二，他们之后还有印度人。

托扬（笑着摇摇头）现在咱们的敌人是海豹了，乌里扬诺夫。

[一整夜的恶战看来也让乌里扬诺夫的好战血液烧了起来。]

乌里扬诺夫：遵从您的命令，中校同志！

27. 丛林 外/晨

[许三多昏迷在巨树之下，一张脸又烧又烫，看上去吓人。

[肩头的衣服已经撕开，伤口已经处理过了，但就那些未拔尽的余毒足以让一个成年人昏迷几个昼夜甚至丧命。

[晨泉的啼声终于让许三多醒转，他神志恍惚地看着树丛缝中透进的阳光，袁朗正向他俯身下来。

许三多：……队长……

[这个幻象消失了，现实中是树林外扩音器的英语声。

扩音器：……我们知道您躲在里面，我们甚至知道您的国籍。我们要警告您，这是一片险恶的丛林，我们不希望出现意外，请发射配发的绿色信号弹，我们将及时给您救护和休息。再说一遍，发射绿色信号弹，您的战斗精神已经让我们敬佩，您绝对会受到我们的礼遇……

[许三多爬了起来，拄着枪一步一步离开。

[那个声音渐渐远了。

28. 丛林 外/晨

[许三多终于看见树上刻着的箭头标志，一时情急，却头重脚轻地摔在地上。

[这一摔让他再也爬不起来。

[许三多勉力抬头看着眼前的一个水塘，水塘里是自己的倒影，他恍惚意识到这水可以缓解烧得自己几要呻吟的炽热，便开始大口大口地喝水。

[炽热稍解，幻象也开始出现：袁朗、成才、吴哲、父亲、母亲、哥哥、史今、伍六一、高城、老马一个个在眼前出现又化去，有时中国原野上轰鸣的战车辗没了一切，有时急速旋转的直升机翼震碎了一切，有时一个被击中倒下的身影吓走了一切。

许三多（OS）今天是我当兵的五年八个月零八天，我想我快要死了。死了也许上天堂，不管天堂多好，我会老想着地上的这些人。死了也许是一片黑暗，那更不好，我从小就怕黑。我怕黑，更加怕死，所以我想我从来就不是个好军人。

[英语的喧嚣将他的OS打断了，那是现实。

[车声和扩音器从丛林外围再度辗过。

扩音器：……这只是比赛，不是战争，您并没有投降，弃权并不影响您心目中的荣誉……

[许三多忽然发现下意识的求生欲望已经让自己把那枚绿色的信号发射筒握在手里。

[许三多的手指渐渐摠上了发射钮，悬在上边微微地发抖。

扩音器：……我们尊重生命，尊重军人的尊严，尤其是像您这样的军人……

[许三多忽然甩手将信号弹扔进了水塘里，然后咬着自己的袖子拼命地哭泣。

[外围的喧嚣和人声渐渐远去，而许三多无声的哭泣仍在继续。

许三多（OS）今天是我当兵的五年八个月零八天，我想我真的要死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扔掉那个信号弹，我想我真的很傻。

我并不太懂他们所说的荣誉，我不是个好军人。